

生活知識

週刊 · 第三號



怒吼中的東印度

必需消滅日本天皇

原子彈轟炸真蹟 (電影院)

一片江南景象 (各地通訊)

行印司公版出江

日五廿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捉拿日本軍閥

從十九日起，麥克沃塞開始捉拿另一批日本戰爭犯，這批戰爭犯裏面，大部份是侵略中國的頭子。

這一次捉的大頭目一共有十一個，其中有一個叫本莊繁，當剛要去捉他的時候，他就自殺了。本莊繁就是帶兵打東北製造「九一八」血案的魔鬼，他就是千千萬萬東北同胞被殺被強姦的劊子手，他就是日本軍閥的頭子。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兒子對新聞記者說，他知道對侵略應該負全部的責任。日本投降之後，他一直寫了三個月，他一定看不起中國，以為對美國發動戰爭的東條他們被捉去就沒事了，好像仗是美國人打勝的，老實說，這班侵略中國的獸野還存着獸心，他們祇要對美國百依百順，自己暗地裏依舊磨拳擦掌的準備將來再幹一下，無怪當他聽到要捉他的時候，感到手忙腳亂起來，硬着頭皮自殺了。

我們中國老百姓非常感謝盟軍對日本軍閥頭子的懲罰，但我們更希望我們的政府努力爭取把日本的侵略禍首捉個乾淨！這些獸野們留一個在世界上，正好像留給人類生惡病的毒菌，世界的和平就永遠沒有保障！（禹）

民主運動在歐洲

經過了這一次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戰爭，世界各國都在重新振作走到新的道路上去。特別是歐洲的許多國家，紛紛的進行着民主運動。

在法西斯德國下解放出來的南斯拉夫，兩個星期前舉行了一次民主的投票。老百姓用他們自己的意見來決定國家的僕人——政府負責人，去投票的人絕對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脅和指使，他們都穿着新衣服，慶祝着這一個重大的節日。尤其是被法西斯關在廚房裏的女人，第一次開始得到「人」的權利，據英國的新聞記者和一個農民談話，他說：他們絕對擁護解放南國的蒂托元帥，選舉結果，一百人當中九十個人是贊成蒂托元帥的。

在十八十九的兩天裏，也進行他們的選舉運動了，投票從上午七時開始，大家排隊投票，投票的地方由各黨派大家監視。保國京城的下村莊裏，有廿幾個英國、法國的新聞記者去參觀，問他們投票是強迫的呢還是自己的意思，他們都說：他們對於投票非常滿意。選舉的結果「祖國陣線」得到勝利。（夫）

特戈爾上台下台忙

這次法國全國大選舉之後，特戈爾（有的報上叫他「戴高樂」）連任了臨時大總統，本來法國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制憲議會命他領導法國共產黨、社會黨、人民共和黨三大政黨合組聯合政府，但是他和法國最大的政黨共產黨鬧僵了，原來法共要求在聯合政府的外交、內政、陸軍三個部長中至少要挨着一個，特戈爾不答應，法共不願意讓步，因此他的聯合政府就組織不成功，而他自己也只好辭職了。

但是法國的制憲議會經過投票表決，不答應他辭職，仍舊叫他趕快把三黨的聯合政府組織起來，各部職位由三黨平均分配，並且要實現三黨所通過的國民抵抗委員會的計劃。據說特戈爾已答應了。

生活知識

第三號目錄

- 封面木刻
- 時事報告·新名詞辭典
- 怒吼中的東印度
- 必須消滅日本天皇
- 讀書會：新文化
- 越南民族運動史
- 大家要學習
- 揚義
- 號
- 文
- 佐
- 牧
- 陽行士角旗

原子彈轟炸真蹟

- 院影電
- 樣實行二五減租
- 片江南京
- 嘉嶺南
- 京江
- 其
- 上
- 茅
- 沙
- 王
- 華
- 史
- 一
- 白
- 顧
- 士
- 楊
- 崇
- 南
- 甫
- 蔚
- 敏

- 談活生
- 不要打仗
- 不能不管
- 有沒看見
- 借房子
- 收房
- 相活生
- 護士生活
- 文怎章樣寫成的
- 問訊處：問題七則

（逢星期日出版）

編輯：生活知識週刊社

發行人：陸以文

出版：大江出版公司

南京路哈同大樓

電話：一八五八三號

（本期售價國幣一百元）

正原因，這是因為特戈爾要把法國加入到「四歐集團」裏去，這個集團是由英國領導着和蘇聯打對台的。法共當然是不願意反對蘇聯的，所以特戈爾深怕法共不贊成，就不願意讓法共担權了。

經過了誠懇的談判之後，特戈爾的聯合內閣終於組織成功了，新的法國聯合政府陣容如下：

特戈爾（無黨派）：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

共產黨：軍備（製造軍火）、工業生產、經濟、三個部長和不管部閣員二人，一共五人。

社會黨：內政、農業及糧食、公用事業運輸三個部長和一個不管部閣員，一共四人。

左派天主教黨：陸軍、外交、司法三個部長。

共和運動黨：財政部長一人。

保守黨：不管部閣員一人。（舒）

鈔票和原子彈

現在世界上各國，大概要算美國是最亨的國家了，因為他既有着鈔票，又有着原子彈。

因為他有鈔票，大家都要他幫忙，連世界三大亨之一的英國，也不得不仰求于他，原來在這次世界

大戰以後，英國國內的經濟情形是很困難的，英國人民在這次大戰中，更加相信了社會主義的辦法，所以今年春天的大選中，右派的保守黨就被打倒，而左派的工黨，以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大企業收歸國有，保證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飯吃等等的口號，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上台組織政府。但是美國不歡喜英國這裏做，就不去理他，英國的工黨政府着了慌，於是着急地向美國解釋：「我們並不是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工黨並不是工人的政黨呀。」英國首相阿特里匆匆的飛到美國，美國對英四十萬萬美金的大借款借成功了，阿特里總算是滿載而歸。而英國從此在世界的舞台上就跟着美國走了。

對於蘇聯鈔票是沒有的，於是原子彈就拿出來試試看。英美加三巨頭的原子能會議就是為的這件事。原子能會議的公報發表了一共有八條，裏面說了許多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話，它在第六條裏說：「要等到原子能不用在破壞方面得到確實的保證後，原子能的秘密才能互相交換。」這是紐約時報爽快的說穿了公報的本意：「杜、阿、金三氏已同意將原子彈的祕密交付聯合國總署，惟必須先由蘇聯明白宣

佈他的戰後的政策，並允許公開他的軍事祕密。」蘇聯的政府，這幾天來，一點沒有表示他的意見。祇聽到蘇聯的科學家發現了新的原子能——宇宙組合光的消息。

蘇聯的「新時代」報紙上說：「原子炸彈已成為世界上頑固反動派開始對蘇聯作強烈騷動的信號，英美輿論繼續被意圖破壞和平之人壓迫着趨向反蘇。若干帝國主義者，要想以另一戰爭，解決目前錯綜複雜的世界問題和越南、荷印、敘利亞、巴勒斯坦、希臘、西班牙、阿根廷等不愉快的局面。」

鈔票和原子彈對於世界和平既然都不會發生效力，還是大家當面談談的好。據說美國要人霍浦金準備前往莫斯科，佈置一次新的三巨頭會議。

真真的世界和平要這樣才能維持下去。（尹）

規定職工薪金標準

社會局看到近來上海常常發生勞資糾紛，以至社會上的秩序受到很大的影響，雖然軍警當局屢次嚴厲命令不許再任意罷工和怠工，但終於因為物價騰漲，生活難過，仍舊常常有許多糾紛發生。社會局為了解底解決這個問題，將要調查本

英文名字叫做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聯總」(UNRRA) 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的。 那年十一月九日，聯合國四十四國的代表齊集於美國總統府，簽訂聯合國救濟善後公約。公約簽訂後，代表們就到大西洋城去開第一次國際救濟大會，同時成立了聯總。聯總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大會，每個會員國派遣代表一人，每半年開會一次來決定聯總的預算和政策。在大會閉幕的時候，緊急案件由中英美蘇四國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來處理。管理地方實施政策的，有遠東和歐洲兩個區域委員會。參加遠東區域委員會的共有兩個重要的委員會和政策有關係：一個是物資委員會，一個是財務委員會，分由美加兩國代表擔任主席。聯總之下另外還有五個技術委員會：衛生、農業、工業、福利、和難民。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英文名字叫做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聯總」(UNRRA)

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的。 那年十一月九日，聯合國四十四國的代表齊集於美國總統府，簽訂聯合國救濟善後公約。公約簽訂後，代表們就到大西洋城去開第一次國際救濟大會，同時成立了聯總。聯總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大會，每個會員國派遣代表一人，每半年開會一次來決定聯總的預算和政策。在大會閉幕的時候，緊急案件由中英美蘇四國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來處理。管理地方實施政策的，有遠東和歐洲兩個區域委員會。參加遠東區域委員會的共有兩個重要的委員會和政策有關係：一個是物資委員會，一個是財務委員會，分由美加兩國代表擔任主席。聯總之下另外還有五個技術委員會：衛生、農業、工業、福利、和難民。

這市各工廠商店職工薪金待遇的實際情形，訂定一種薪金待遇的標準底價。並且聘請了專家，根據物價漲落的生活指數，製好了統計表格，分發給工商各界，以後各工廠商店的職工待遇，就可以根據這種標準底價隨着物價的漲落而加以調整。聽說這種辦法馬上就要實行了。

小新聞

✪ 伊朗（波斯）的北部發生了革命暴動。

✪ 觀察報駐朝鮮特派員華爾幹報告說朝鮮的內戰危機很嚴重，因為駐在朝鮮的美軍當局偏愛極右政黨，不願意支持進步的人民運動。

✪ 美軍當局所用的一大批官員，都是聽界大亨，他們並不瞭解朝鮮人民的願望，只不過要和日本保持生意興隆的關係罷了。他們所以能夠得到美國的歡喜，不過因為他們會講幾句英語，遇到反對他們的人，就加上一頂「共產黨宣傳家」的大帽子。朝鮮的政治領袖，除掉這些商業大老闆以外，都希望美蘇軍隊快點撤退，讓朝鮮人自己處理朝鮮的問題。

✪ 紐倫堡大審德國戰事犯，已在二十號開始。

✪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運到中國來的第一批救濟物資計九噸，其中三噸是書籍，這樁事還受到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抨擊說：「飢餓的中國人民不需要書籍。」

✪ 在戰爭前，輪船上中國和印度水手的資工只及到英國水手工資的四分之一，戰爭期間中國水手的工資總算提高百分之六十五，而印度水手最倒霉，一點也沒有提高。現在英美各強國現在高唱着平等的調子，這裏就是一個大大的不平等的調子，這裏就是一個大大的不平等的調子。

✪ 國際勞工局已經在丹麥京城召開抗務技術會議，有各國政府、僱主、工人的代表出席，據說要在這個會裏把世界各國海員的工資「平等」一下哩。

✪ 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和勞工同盟代表向美國政府呼籲，要求撤回對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府的支持，承認西班牙臨時共和國政府。

✪ 東京失業的日本人已達六十六萬人，其中五十幾萬人都在做着單幫販子的黑市生意。每天一大早就到東京四週去，把米、山芋、肉、蔬菜等一類的食品販到東京市街上出賣，據說賺頭很好。

✪ 江蘇監察使程滄波先生說：「這裏是收復區，我們不能當作征服區，我們只應當有慚愧和抱歉的心理，豈可有驕傲和自大的心理，政府應當尊重收復區人民的基本權利，不應該在剝削他們之外還說他們都是漢奸。」

✪ 中國軍已衝出山海關，到達綏中。據說北方已開始嚴寒，國軍著的還是單鞋，作戰很是艱苦。共軍據說已佔領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

✪ 周恩來將要回延安去報告談判情形，然後再帶着中共代表到重慶來開政治協商會議。中共的首席代表董必武已從紐約動身回國。

✪ 左舜生、黃炎培、羅隆基等人在重慶發起「全國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十四日下午宣告成立。

✪ 上海紗廠開工的錠子已增加到十五萬錠，不過這個數目只抵到職前的十七份之一。

✪ 蔣主席關心上海物價騰漲，特地打電報給杜月笙，叫社會正義人士檢舉奸商，發抒正論，協助政府來壓平特價。

✪ 第二期平賣布已從十九日起在五大公司發賣。日用品平賣，馬上也可以實現了，規定每天賣一樣，每人可買一件。計香煙一包，肥皂一連，蠟燭二根或火柴二小匣。

✪ 上海檢察署首席檢察官發表，十月份已經辦理結束的案件，計共一千零四十五件，其中以小偷案最多。由各犯犯罪動機研究觀察，他們都是被飢寒逼迫，無法生活，挺而走險。所以大部份罪犯，不願外出，甯可坐牢吃飯。

✪ 東區域委員會之下，也設有同樣的五個小組委員會，其中衛生和農業委員會的主席是由我國的劉瑞恒和謝家聲兩先生擔任的。

✪ 聯總的執行長官是署長李門，他的總辦公廳設在華盛頓。輔佐李門處理公事的有八位副署長，其中的一位是我國財政部前常務次長郭秉文先生。聯總在各國設有分會和辦事處，中國分會會長是前駐蘇大使蔣廷黻先生，在中國的辦事處長是凱塞。

✪ 第一次大會通過議決案，請求沒有遭到侵略的會員國各捐其一年的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一作為聯總的事業經費。照這個標準，聯總的事業經費可到十八萬萬至二十萬萬美元。但是戰後世界的需要，絕非這個數字所能限制的，所以聯總的工作範圍不能不受到限制。

✪ 聯總的工作範圍大概可分救濟和善後兩種，屬於救濟方面的是救濟戰後聯合國的災荒和瘟疫，因兵災而流離別處的設法幫助回歸故鄉，並收容無法自養的老弱殘廢。至於善後工作，伸縮性很大，範圍不易確定，根據大會的決議案，聯總只能幫助會員國恢復戰前原有的生產必需品事業。

✪

✪

✪

✪

✪

✪

✪

怒 吼 中 的

東 印 度

揚 義 旗

東印度真可說是全世界最老牌的殖民地了！早在三百多年以前荷蘭人就開始利用一個東印度公司，逐漸佔南洋各島，建立所謂「荷屬東印度」殖民地。他們在這裏用本地人做奴隸，搜括金銀財寶和各種名貴的土產，成千成萬的窮光蛋的「紅毛番鬼佬」，在東印度混了幾年，回到西洋去時，就多變成發財發福的荷蘭大亨。大家看得眼紅，一窩蜂的到這「南洋寶島」去。從此忠厚勤儉的東印度人，便被逼過着奴隸的「生活」。

三百四十多年來一直是殖民地牢獄的東印度，是馬來羣島（就是南洋羣島）的一部分，所以是一連串大大小小的島嶼，主要的是大巽他羣島（包括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及西里伯各島）、爪哇東面一連串的小巽他羣島（峇厘島、帝汝島），以及摩鹿加羣島、新幾內亞的西部，面積有五十三萬多方哩，單只爪哇一島，就有四個荷蘭那樣大，等於我們的台灣島三個半！

爪哇的首府叫巴達維亞，我們華僑向來叫它做吧城，輪船三十六個鐘頭可到新加坡，飛機只要六點鐘。還有大城市泗水、棉蘭、巨港、茂物、萬隆、三寶壟、把東、馬尼、坤甸、望加錫、萬雅老等，到處都有我們的同胞——華僑，他們經營的商業農田和工業，都復發達，可惜幾百年來國家的民主革命和抗日反帝戰爭，却一直出錢出力不肯落後的。

爪哇是出名的火山國，各地山峯高聳，插入雲霄，有許多是常常噴火的。不過現在噴出的不是火山的火，而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怒火。爪哇的原住民族有三種，即巽地人、爪哇人和馬都拉人，蘇門答臘以蘇門答臘人為主，不必細說，國際間統名之為「印度尼西亞人」，單

只爪哇一島，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五千九百多萬人，華僑也有一百多萬，歐洲人和日本人合計不過廿四萬人。但是這六千萬人却受着二十四萬人的欺侮壓迫！歐洲人中以荷蘭人和英國人最佔勢力，日本強盜打到爪哇時，華僑和土人會起而抵抗，但享慣了福的荷蘭和英國老爺將軍大富商他們，不久就搶奪輪船飛機溜了，丟下了六千多萬人民受苦。現在日本人投降了，老爺將軍富商又要回來吮吸大眾的血汗，本地老百姓不答允，在革命黨領袖蘇卡諾領導下，要求自由獨立，建立民主共和國。這些原來是英國人荷蘭人自己發出的支票（像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但現在非但不兌現，反而用飛機大炮新兵器來打老百姓！老百姓向中國、蘇聯和美國請求出來打不平，可惜還沒有回音。

荷蘭和英國人為什麼拖着東印度不放手，不讓他們獨立呢？實在因為這是名符其實的寶島！這裏出產的石油，每年可有七百萬噸。一向由英美兩國的大石油公司經營，賺頭非常大，總量的埋藏量也有十萬萬噸以上，每年產錫也有三、四萬噸。鐵、銅、錫、鎳等也有出產，錫的產額年約一萬二千噸。飛機原料鋁產得也不少。煤斤每年可出一百五十萬噸。橡膠約四十五萬噸，占全世界出產三分之一。專醫瘧疾的奎寧，年產一萬噸，占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九十。此外椰子油、纖維、皮革也都出名。米糧不多，但可自給自足。帝國主義的國家，恐怕東印度獨立之後，這種物產便不能再進他們的綑袋，他們再靠什麼坐享其福？

然而，三百四十多年的奴隸的痛苦，對於已經覺醒了的東印度人，是再也不能忍受的了！東印度人不是豬羶走狗，他們有一千多年的文化！正在我們岳飛打金邦的時代，東印度民族曾經建立起一個滿者伯夷大帝國，統一南洋羣島，好幾百年之後，才被蒙古民族和一部分漢族軍人的遠征隊所打敗，成爲中國元朝的屬國。後來東印度人民不斷地和封建專制王朝鬥爭，和英荷侵略者鬥爭，和殖民地統治者鬥爭。一百年前民族英雄義加拉的反荷抗戰規模最大，震動了全世界。可惜過去的鬥爭因爲文化技術落後，團結不堅固，先後失敗了。現在民主聯合國打了勝仗，應該就是全世界要求自由獨立的殖民地民族的勝利，我們相信中華美等國家一定會同情援助東印度民族，祇要東印度民族自己加強團結，堅持抗戰，東印度愛自由的人民，決不是孤立的！

必須消滅日本天皇

號 角

現在大家都明白：日本打倒了。但是要確保世界和平，使東方的法西斯侵略思想不再復活，我們的子孫不再受侵略戰爭的毒害，像現在把軍隊派到日本去，把主要的城市佔領起來，解除日本的海陸空軍的武裝，讓這些劍子手放下武器，舉起雙手來，這種辦法是不夠的。祇有徹底改變日本的政治制度，使他們從法西斯政治制度改變做民主政治制度，這樣才可以使得太平洋真的太平，東半球不再受侵略的事情，大家平安地過着幸福的日子。

第一件頭等重要工作：必須消滅日本天皇。

民主聯合國家對於美國麥克阿瑟元帥管理日本的辦法，覺得有些懷疑。就是在怎樣改造日本，使得東方永遠太平這個問題上，麥克阿瑟元帥沒有一個明白、堅決的表示，而且到今天還維持着天皇的政治制度。

有些人相信了日本陰謀家的宣傳，認為沒有天皇就不能夠統治日本。

這些猶豫不決的辦法，荒謬的主張，非常可怕地站在大家眼前，於是覺得我們究竟真的打倒了木了麼？大家又要担着心事。

我們民主聯合國將士的血，不能夠白流的，所遭到的損失不能夠白白犧牲的。

要徹底改造日本政治制度，要使得日本變做一個民主國家，必須消滅日本天皇。

表面上看來，天皇是日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歷史傳統上的偶像，骨子裏却是和日本的政治權不可分離的靈魂，是日本反民主的法西斯主義的崇拜的偶像。現在的天皇在經濟方面有着巨大的獨占土地和壟斷資本，在軍事方面做了從事侵略的兵士的大頭目。

從各個通訊社的消息看來，大家已證實了天皇是日本的一個極大的富翁，他的財產一時不容易估計。已經發表的記載天皇在一九三八年工業方面一部分的財產，有——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一六一，〇〇〇股

三井銀行 五四，〇〇〇股

勸業銀行 一〇，〇〇〇股

王子造紙廠 六二，〇〇〇股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 三八，〇〇〇股

東京水電廠 二四，〇〇〇股

日本銀行 一四一，〇〇〇股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 四〇，〇〇〇股



讀書會

新文化

編輯者 新文化半

月刊社

總經理處 新光書

報社

新文化是一本

十六開的半月刊，

十月二十日創刊已

出了二期。內容接

觸到文化的各方面，雖然篇幅不多，但是所登的文字都很精潔，所談的問題，都很切要，在哲學方面介紹了羅森達爾的最新修正版思想方法論，藝術方面介紹了非常新穎的剪紙藝術，文藝方面除了介紹專論之外還登了民間故事小二黑結婚，科學方面介紹了昆蟲記。……還有信箱，文話和專欄像第一期的魯迅先生紀念特輯，登了魯迅先生家屬的紀念文章，第二期的民主與文化介紹了幾位內地作家的文章，再有舊文新載一欄，登的是一些永不失其歷史意義的文獻，來補助現實。新文化半月刊是要把文化引導到新的，發展的道路上去，這一點在已出的二期中，可以看得出來，這種精神是極可佩服而且非常需要的。新文化半月刊是一個大眾刊物，雖然它不自標榜，而且也登很長的很專門的文章，但是確實是一個大眾刊物。因為它登的文章和談話問題都是為了大眾的利益，小二黑結婚不用說是正牌的大眾文學，就是那些很長很專門的文章，也是用大眾的話來講清楚大眾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這些專門性的文章是不同於學院派的文章的。從第二期起，新文化半月刊有了信箱一欄，歡迎讀者解答各種問題，講得非常仔細，正確而且歡迎信札來往討論，這種地方使得刊物本身和大

在最近麥克阿瑟元帥下令封閉的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裏面，據美國新聞處的電訊，天皇是一個大股東。那須精教授在一九四一年發表的日本皇室的土地已有——

森林 二九二，七七五，〇〇〇英畝
牧場 三四〇，五〇〇英畝
適宜種水稻的土地 二二，五九六英畝
適宜種高地稻的土地 五六，二二〇英畝

上面已經發表的巨大得可怕的財產數目，就是天皇所有的一部分罷了。最要緊的却是日本法律規定：「對於皇室財產一般民法和商法的行使，以不與皇室法律及現行法律抵觸者為限。」這裏就說明白了天皇的行使經濟權有着超出一般普通百姓的能力，有着特別的好處。

所以，天皇是一個日本經濟利益的主要關係人，大投資家，和着日本的政治經濟機構有着極密切的聯繫。熟悉遠東情形的拉鐵摩說：「日本現在整個的政治機構是一個作戰的機構，其性一的出路就是對外武力侵略。」這話說得很對，日本的資本家和工業家掛了「自由主義者」的招牌，暗地裏靠着軍閥的侵略戰爭來發財，軍閥靠他們這殺人的兇器來實行侵略戰爭，天皇就是資本家和軍閥的大頭目。日本法西斯軍閥直到現在還在日本人民面前處心積慮的逃避負責發動這次戰爭的責任，就在天皇的第一次廣播詞裏，把戰敗的責任沒有加在日本軍閥，獨佔資本家頭上，而推託原子彈炸的發明。很明白的，他們口口聲聲不承認戰爭失敗是自己的錯，不承認是自己對人民犯了罪，而在準備報復，暗地裏佈置第二次的一個殘酷、屠殺、痛苦的戰爭。

為了剷除這個危機，為了確保遠東的安全，澈底的把日本政治制度改變過來，讓日本人民起來進行民主革命打倒天皇，這是一件非常必需而且迫切的事情。

到今天，幣原內閣跟東久瀨內閣一樣，處處在替天皇辯護，說日本的天皇制度跟政治改革沒有什麼關係，好像一定要別人相信天皇是和日本人民生活的變更沒有關係的。這樣竭力地保衛天皇的利益，因為在這些獨佔資本家，軍閥和冒險的「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天皇是抵抗任何民主傾向的最後一座堡壘。我們已經認清日本的天皇和日本的侵略是一體而不可分割的。所以拉鐵摩說得很正確：不論侵略的槍枝上的扳機馬上拔出或者是要等到將來才拔出來，天皇在經濟方面是屬於「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有巨大的投資。在軍事方面他是屬於軍閥，因為他是軍隊士氣的根源，在社會方面他是既屬於「自由主義者」又屬於軍閥，因為他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穹窿的拱心石，日本的老百姓在這個穹窿下面走過去：「工作，服從和戰鬥。」

要解放日本人民爭取民主，要澈底消滅侵略思想，要把日本法西斯政治制度改變做民主政治制度，那末，無可畏的必須打倒天皇。揭破他和他的僕從們的卑鄙的陰謀，虛偽宣傳的障蔽，而堅決地消滅這種日本法西斯思想的根源——天皇制度。

業接近起來，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文士）

越南民族運動史

楊義旂著 定價一百廿五元
民族史地研究會發行

越南的民族正在進行着解放運動，在那多山的高地上舉起了一枝爭取自由的火炬，和朝鮮、印度西尼亞、印度民族的爭取自由、解放的火炬互相輝耀。

越南和我們的國土接壤，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有着極密切的關係，而且它和朝鮮、印度、東印度一樣是亞洲的顯著的殖民地，為了我們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成爲一個民主強國，這種現實的歷史當然會給越南民族極大的影響，而且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一定成爲亞洲的其他殖民地國家的寶貴的教訓。這種錯的關係，是值得注意的。因爲世界的和平不可分割，民族解放運動不會孤立。所以我們鄰國的革命解放運動和我們必然地發生着密切的關係，必需要很仔細的分析和研究。

但是，我們是從次殖民地解放出來的，一向依慣性很大，缺乏獨立自主的精神，所以有月亮外國的好的心理。因此從來對於自己的和四圍的事情不大關心，弄得要明白國內的情形祇有看外國的著作來得清楚，尤其是邊疆地方。就像現在，大家一提起朝鮮越南印度西尼亞的民族解放運動，覺得很關心，因爲火燒在睫毛邊。但是講到他們的經歷，現狀和革命解放鬥爭的歷史，却就摸得無從說起了。越南民族運動史這本書給我們對於越南提供了許多材料。全書分九章對於越南的史地概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產業、交通運輸，越南民族和中國的關係、法國的殖民地統治、解放鬥爭的歷史都有專章敘述。都說得很簡括。末了附錄了一個越南民族史年表，查致起來很方便。（佐行）

大家要學習

牧陽

小李開始學起算帳來了。

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整

天的打算盤。

可真把頭也撥昏了，可是沒有

辦法。辦了合作社，大家不把小李

當做「小赤老」看了，都說：「小

李真忙呀，爲了我們大家的事！」

自然，即使頭痛，大家的事，

應該忍耐它一下。做人爲什麼？爲

了要做對自己對大家都有利益的事

。自己辛苦點，多少人都得着好處

，這不是頂有意義的事嗎？

于是，算呀算的，練習簿上算

了十八張。小李自己也不相信合作

社裏弄出這一大堆帳來：資本、股

款、進貨、出貨、退貨、欠帳、借

款、利益、損失，開銷……乖乖！

交王有德去蓋圖章。王有德看

了半天，說：「小李，把我眼睛也

看昏了。交會計郭先生去算一算吧

——」郭志高可有點道理，算盤像打

兩點，一會兒，算完了。

「小李，你的算盤畢業了，一

點也不錯。」

小李很開心，等他們都蓋上了

圖章，飛也似的跑到佈告處，貼了

起來。

老甲魚跑過來，問：「小李，

什麼呀？」

「帳，合作社的帳，公佈給大

家看對不對請大家查，大家是老板

大家可以說閒話！」

老甲魚看，看，搖搖頭，聽開

了。

許多工友都跑來，哄着聽：

「……五千二百八十六萬三千

……」

「……二百三十五……」媽的，

什麼東西呀？」

「收退貨，什麼叫收退貨？」

「你們認了字也看不懂，我們

不認字的呢？」

「究竟是誰讓呢，還是要我們

再拿錢出來？」

「不行，大家不明白，字認得

我們，我們不認得字！」

「小李，你不要這樣提鬼呀，放工的時候在十二號車間裏來報告！」

小李的頭又漲起來了，簡直連

他自己也摸不懂起來。他忘記了，

廠裏有二千多的工人，差不多有一

半以上不識字，這識字的人當中，

又有多少人看得懂這十八張帳？

「社長先生，」小李對王有德

說：「我們晚上報告吧！」

王有德皺着眉頭，在想着心事

似的。

「沒有意見嗎？」小李再問，

王有德點着頭，還是皺眉頭。

自然，沒有辦法，通知大家，

晚上報告合作社的事。

工友們議論着，晚上開會了，

真是高興的事。據說這叫做「股東

大會」呢！得嘗嘗做老板的滋味了

當然，到了六點鐘，十二號車

間裏擠滿了人，小李和胡阿炳鑽來

鑽去的找王有德，朱福祥，陳阿琴

他們。

人已經到了一千多，王有德報

告了資本，股款，進貨，出貨……

足足二個鐘頭。賺了五千二百八十

六萬三千。大家歡喜得跳起來。

「哦，原來這樣！」……

原來這樣！嘴巴講，便「原來

這樣」。寫在十八張紙上，便是「

提鬼」了！真是天賜得。

可是，責任盡了，大家都明白

了，小李就像比吃大菜還舒服，一

夜天，睡得甜甜的。好像是做一件

了不起的事。

小李在夢裏也笑了醒來。

第二天，不舒服的事情來了，

一到廠裏，郭志高通知他：

「廠長要和你們說話！」

「什麼？」小李的面孔莫明其

妙的發起燒來。這倒是真真的「提

鬼」了。

「還找王有德，陳阿琴！」

是嗎？出了什麼事情了，辦合

作社犯法嗎？給大家省錢省壞了事

嗎？



「看見！莫明其妙，這渾蛋！十點鐘，經理來了。馬上來叫他們。小李，這一下子可真難弄了。說出來見笑，他還沒有跟廠長說過話呢？這！這！這怎麼辦？」

「王有德了！廠長先問王有德，你們越來越不像話了，居然開起會來！」

原來是爲了開會。

「你們要罷工嗎？要暴動嗎？你們是工人的領袖！好，跟我們廠裏搗蛋！車間裏哄滿了人，吵着鬧着，這樣是個工廠嗎？」

「我們！——我們爲報告合作社的事——！」

「什麼合作社不合作社。今天我告訴你們，以後再開會，我要叫警察來抓了，明白嗎？」

「明白！」

「明白」的囉。「明白」了之後走出道「開王間」似的廠長室，王有德的臉色白白的，對小李說：「小李，我老早知道開會不是好事情。」

「可是，不開行嗎？」

自然不行。再開呢，到警察局去。這事情，真把人頭軋扁。小李難過了幾天。

「小李」，阿琴有一次來看他：「我們可以做一樁新的事。」



「什麼事，警察局嗎？」

「告訴你，我昨天碰着一個開會，告訴他我們這裏的情形。他說，我們這裏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學習，在兜圈子！」

「兜圈子？」

「你想，這許多人認不得字，認得的又看不懂帳，不但合作社弄不懂，連做別的事，也很難弄呀！」

「難道開學堂叫人去讀書嗎？」

「是的，我們要使大家知道，大家要學習。不一定要進什麼學校，我們自己來辦補習班！」

「補習班，請誰來弄呢？」

「我們大家呀！我們要使大家明瞭，我們要做事，一定要有知識。要求知識，就要讀書。男的要讀女的也要讀，老的要讀，小的也要讀，求知識，做事方便，做人爽快！」

「那好極了。」阿琴開心得不得了：「要錢嗎？」

「和校長商量商量看，頂好不要。」

「錢呢？」小李急的是錢，他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錢什麼也辦不了。「大家捐出來。」阿琴說：「一個人捐一萬，二千個人二千萬了，不是容易嗎？」

「不對，」小李不贊成：「人家連吃飯的錢也不够，那裏來錢出捐錢，不是要人家的好看嗎？」

郭志高想了半天，笑起來說：「有了！有了！」

「找老板嗎？」

「我們合作社不是賺了五千萬，拿二千萬出來，大家的錢大家用，不是頂適當嗎？要是再不够的話，大家分頭再捐。」

對呀，大家爲什麼沒有想着，再說教師呢，金學文說可以盡義務，再好沒有。郭志高是中學畢業的，也可以教，他們兩個教高級的，小李是讀過夜校的，也可以教中級的。阿琴可以教識字班。另外再去叫幾個廠裏的人來。

「房子，講金條的，這怎麼成？」

「小郭急起來。」

「房子問題倒可以解決的。」

金學文說：「我們學校裏晚上沒有什麼事。」

「那好極了。」阿琴開心得不得了：「要錢嗎？」

「和校長商量商量看，頂好不要。」

「錢呢？」小李急的是錢，他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錢什麼也辦不了。「大家捐出來。」阿琴說：「一個人捐一萬，二千個人二千萬了，不是容易嗎？」

「不對，」小李不贊成：「人家連吃飯的錢也不够，那裏來錢出捐錢，不是要人家的好看嗎？」

郭志高想了半天，笑起來說：「有了！有了！」

「找老板嗎？」

「我們合作社不是賺了五千萬，拿二千萬出來，大家的錢大家用，不是頂適當嗎？要是再不够的話，大家分頭再捐。」

對呀，大家爲什麼沒有想着，再說教師呢，金學文說可以盡義務，再好沒有。郭志高是中學畢業的，也可以教，他們兩個教高級的，小李是讀過夜校的，也可以教中級的。阿琴可以教識字班。另外再去叫幾個廠裏的人來。

這樣，廠裏就開始討論着一樁新的事情了：大家要學習！不識字的學識字；識字不多的學讀書；已經讀了四五年書的，要研究學問。大家可以做學生，也可以做先生。自己知道的就告訴別人，別人知道的自己去請教。

大家贊成從合作社賺的錢裏提出二千萬元，去買書，去買筆，紙，要讀書的到郭志高，胡阿炳，小李，阿琴四人那裏去報名，限期是一個禮拜。

共是二百三十二個人來報名。有一半是讀識字班的。小學校長先生說借教室要出房錢，房錢就房錢。大家討論決定：

推金學文做校長；郭志高做教務主任，管教員和教學生的功課；小李做總務主任，管錢管買東西。郭志高和小李把合作社的事交給別人管。一個人同時要做幾樁事是做不好的。要專心，才有成績。

「要大家學習呀，自己得先學習一下。」小李就拚命看起書來，他要做先生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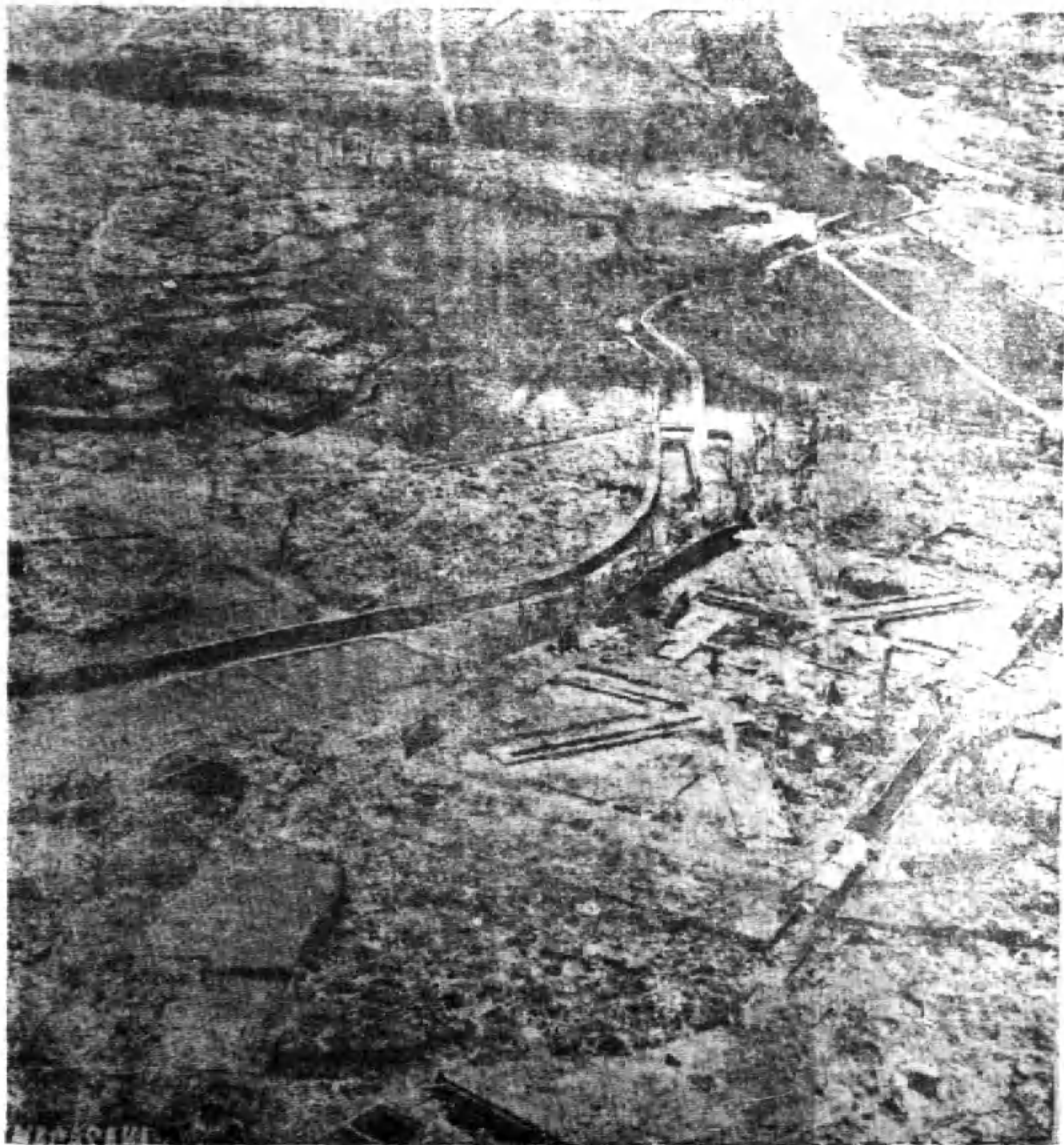


原

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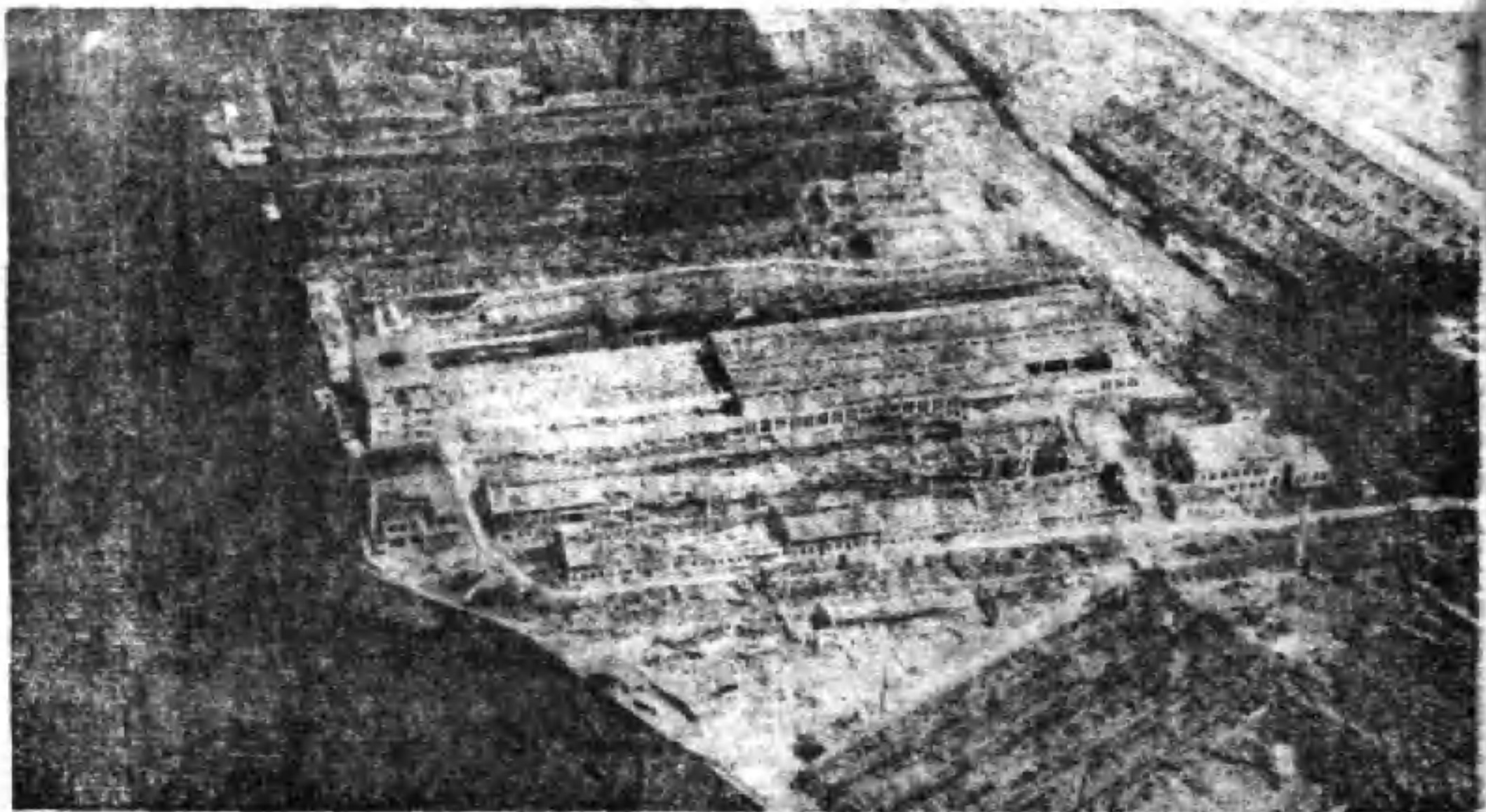
轟炸

真蹟



「原子彈，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視着這個「怪物」。它是一個新的發明，使人們成爲話題的中心。是的，自從美國飛機把它帶到日本都市的上空，給日本的軍閥作了一次科學的警告之後，它開始在世人面前出現了。原子彈，它表現了驚人的威力。它能使被炸着地區的全部生命毀滅，連樹葉子也不留一片，連青草都枯死，一切地面上的生物在三年之內不會長出來。你聽，那前面大的照片，是被原子彈炸後的日本大都市長崎。這地方，本來是和上海市街那樣的繁華，這一條河邊，是大街，是工廠，是人的住所，現在，連什麼也沒有了，連樹的葉子也沒有了。這下面二小張照片就是廣島，上面一張是住宅區，下面一張是一家極大的工廠。你看，這上面還有點什麼呀？」

原子彈，全世界的強國都在注意着。美國和英國在開會，在製造，蘇聯在研究。還不斷的有着新的發明。而我們中國呢？我們沒有。我們並不是怕它，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是炸不光的，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沒有科學，我們落後，我們擠在強國裏頭有說話的地位嗎？朋友們，讓我們從這幾幅慘酷的相片裏來反省我們自己吧！（司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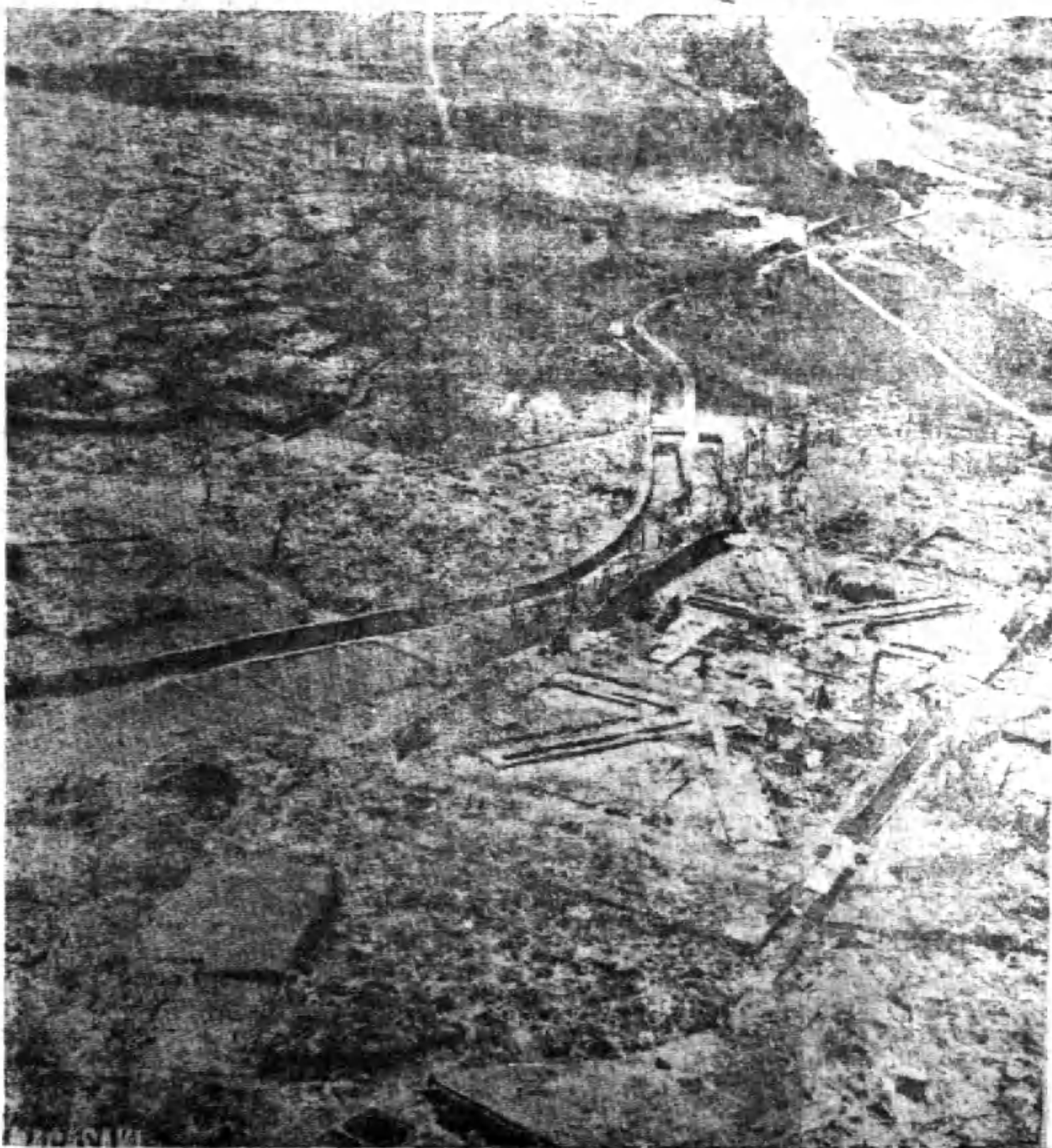


原

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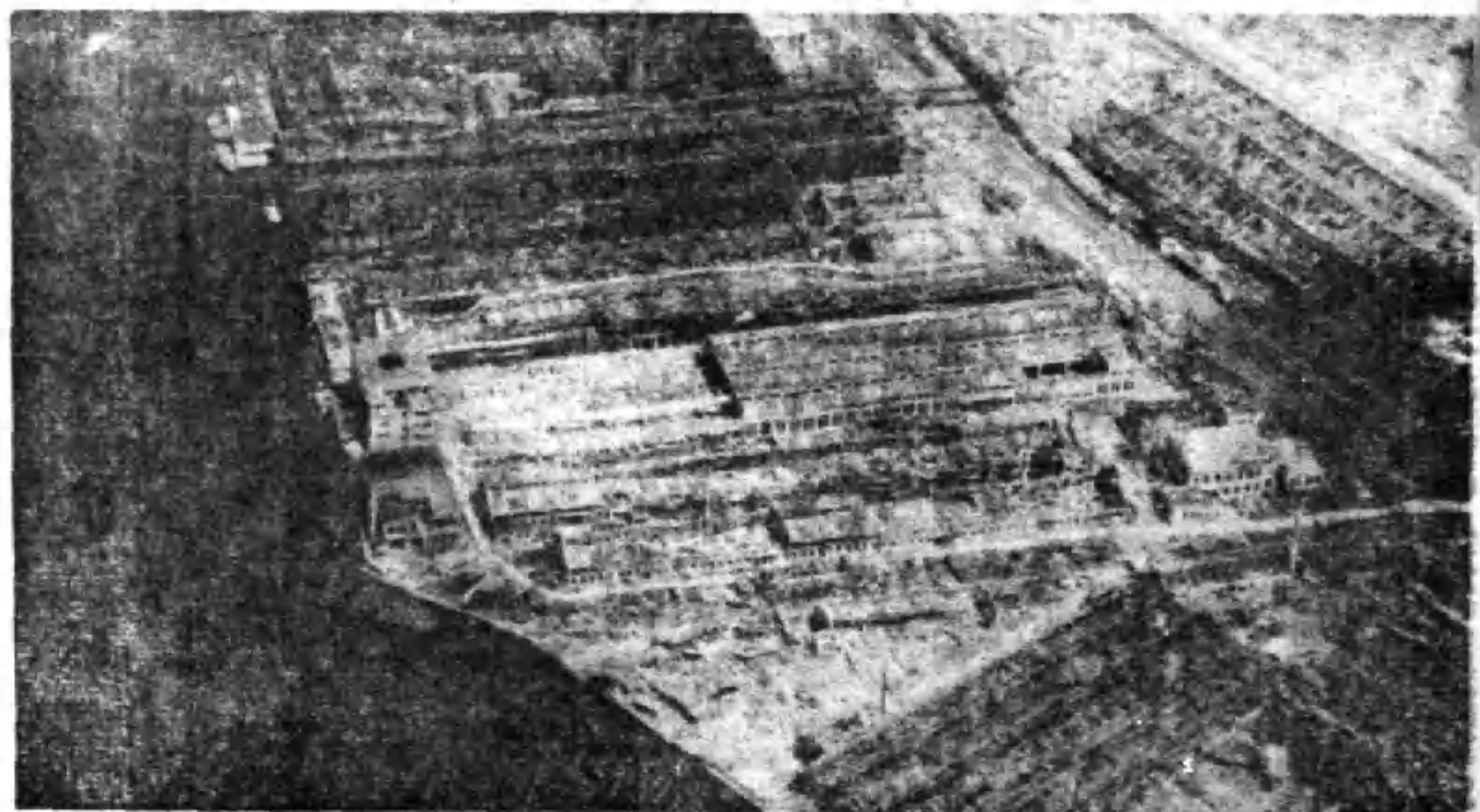
轟炸

真蹟



「原子彈，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視着這個「怪物」。它是一個新的發明，使人們成爲話題的中心。是的，自從美國飛機把它帶到日本都市的上空，給日本的軍閥作了一次科學的警告之後，它開始在世人面前出現了。原子彈，它表現了驚人的威力。它能使被炸着地區的全部生命毀滅，連樹葉子也不留一片，連青草都枯死，一切地面上的生物在三年之內不會長出來。你瞧，那前面大的照片，是被原子彈炸後的日本大都市長崎。這地方，本來是和上海市街那樣的繁華，這一條河邊，是大街，是工廠，是人的住所，現在，連什麼也沒有了，連樹的葉子也沒有了。這下面二小張照片就是廣島，上面一張是住宅區，下面一張是一家極大的工廠。你看，這上面還有點什麼呀？」

原子彈，全世界的強國都在注意着，美國和英國在開會，在製造，蘇聯在研究。還不斷的有着新的發明。而我們中國呢？我們沒有。我們並不是怕它，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是炸不光的，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沒有科學，我們落後，我們擠在強國裏頭有說話的地位嗎？朋友們，讓我們從這幾幅慘酷的照片裏來反省我們自己吧！（司載）



怎樣實行

二五減租

長河

抗戰期間貢獻力量最多最大給國家的，要算是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了。自從日本投降以後，農產品價格暴跌的危機，又籠罩了奄奄一息的農村。比如陝西特產的棉花，在日本投降以前每担約值十萬元，現在跌到一萬五千元還沒有人要，因為收割棉花的工資比棉花價錢還要高，農民只好讓棉花在田裏爛掉了。至於收復區因為日本兵跟和平軍被命令來維持治安，對於農村的橫征暴斂依然如故，農民的痛苦絲毫沒有減輕。

生活知識

抗戰結束以後，政府方面對於農村復員工作會有二大決議：第一，對於地主的田賦明令豁免，第二，對於佃戶是實行二五減租。關於豁免田賦方面，凡淪陷區各省市一概豁免本年度田賦，其他後方各省准俟明年年度亦予豁免，至於舊欠田賦既准緩征，用農產品繳納田賦和政府收買農產品的辦法，也一概廢除。這種辦法對於地主和自耕農本是無上的喜訊，不過內戰的危機瀰漫全國，對於這種法令還不容易執行。據重慶商務日報十一月一日載：「豁免本年度田賦諸省，如山四、綏遠、江西、安徽、湖南、河南及浙江等仍

在照常開徵。此等違法情事之發生，一、由於免賦令尚未到達，二、以上諸省，因大軍雲集，軍糧需用浩繁所致。」在淪陷期間受盡敵偽剝削的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絕對希望能夠減輕負擔，對於阻撓實行豁免田賦的內戰，是要極端反對的。關於二五減租的辦法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黨中央，各省，各特別市，各特別區，以及海外總支部代表聯席會議上，就議決通過減輕佃農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不過只有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四省頒佈減租的法令，其他省分連提都沒提到。在上列四省中，湖南省在省府改組後，認為是共產黨的政策，差不多在同時就取消了。湖北省由十六年八月起到十七年二月止，以妨礙地主的利益及危及稅收的理由而宣告無效。江蘇省是用怠工的方法讓它自然消滅。祇有浙江省實行的比較長，不過成績也不很好。現在把它詳細的說一說：

浙江省在十六年頒布「本年（十六年）佃農繳租實施條例」，規定租額以「按正產全收百分之五十，再減百分之二十五繳納」為原則，凡有低於這種規定或已適合這種規定者都依照舊例，如果高於這種規定的應當照減。對於地主和佃戶的糾紛，規定由黨政機關會同組織省縣鄉等三級佃農糾紛仲裁委員會處理之。當時因為農民對於這種辦法不大知道，和減租的機關沒有普遍設立，所以只有在很多的縣實行過。到了十七年重行公佈「十七年佃農繳租章程」，內容和實施條例差不多，不過對於地主與佃戶的糾紛，規定由黨部政府農民協會共同組織佃業理事局處理之。理事局分省縣兩級，分別直轄省縣政府，縣理事

局並且可以在各區設區辦事處，以縣局名義處理事務。當時因為有農民協會的參加，對於減租的糾紛多能公平解決，農民得到利益。到了十八年復行公佈「佃農二五減租暫行辦法」，規定地主和佃戶雙方應該以常年正產收穫量百分之三七。五為繳租額，自行協訂新約，但租額在這個原則以下的，仍照額訂約。對於地主和佃戶的糾紛，規定第一步由鄉村自治機關的村里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再由黨部政府法院共同組織的省縣兩級佃業仲裁委員會處理。當時因為地主反對減租，省政府就有取消的決議，雖然經過黨部的力爭沒有實行，不過地主因為更加肆無忌憚，農民反有因為換訂新約而提高租額的。從此以後，二五減租的辦法，在浙江省就名存實亡了。

抗戰以後因為土地的集中，佃租已由佔正產額百分之五六十而增加到七八十，政府規定二五減租的辦法，實在是目前農民最迫切需要的，不過對於實行方面尚有商酌的餘地：
第一、照這種辦法已免田賦的省分才能實行，其他未免田賦省分自然談不到。我們知道有許多豁免田賦的省分，因軍事供應，並未照辦，地主自然不會減租，今年農民還是得不到絲毫利益長來調解，結果還是農民吃苦，因為總領長一向是魚肉人民的好手。只有由農民自己組織的團體來談判，才能收到實效。
此外對於農村利息的減低，農村金融的調劑，農產品合理的收購農具種子肥料的配給，做偽土地的分配，必定要幾樣同時實行，農村才能走上繁榮的大道，光是實行二五減租是不夠的。

一片江南景象

杭州 其神

勝利給杭州帶來了繁華，也帶來了疲乏。

勝利後兩月來，飛到這裏的飛機，和錢江碼頭順流船隻的不斷抵岸，使市面驟然繁華和熱鬧了，許多商店都已不惜工本地把舖面修理，刷新，許多新興的投機商們也把古玩店首飾店添裝了耀眼的電炬和醒目的招牌。咖啡室、旅館、中西茶社、舞廳、戲院、「女子擦鞋」等，都獲得了空前的營業盛況。在先前，這些商店原是以敵偽的老爺們為對象的，如今却正是漂亮闊綽的戎裝壯士和碧眼黃髮的盟軍的涉足地了。

夜都會復活了，妖冶的妓女們也活躍起來了，醜惡奇裝的女郎是很為盟軍賞識的陪伴，幾家晝夜生意的商店也無不以聲色在吸引顧客，人流，喧笑，爵士樂聲，夜的熱鬧交織成了繁華。

國軍與盟軍的降臨確很給「南望王師」的「遺民」們以快慰與歡迎的，沿湖濱，運紫路，延齡路，三元坊一帶市區中心，尤多有着盟軍的蹤跡，飛馳的「吉普」，帶給人們以新奇的注意，國慶日，十月卅日主席誕辰，中美空軍更格外地

在市空表演特技，多種機羣結隊飛行或翻騰成低翔，正至齊至湖面掠水而過，嚇得佇立在湖畔的觀衆們叫險不止。歡笑聲裏，許多學生在唱，「勝仗！勝仗！日本跪下來投降……」

草綠的軍服已成了唯一漂亮的服飾，存貯多年的嗶嘰、卡機以及許多名稱古怪的呢布之類都爭售一空了，服裝店的老闆們都笑顏逐開，摩登時裝的太太（？），出入在酒樓戲場間，彷彿已把八年來的艱苦生活全都遺忘，粗布草鞋糙米固然太原始了，「精神勝于物資」原是戰時的安慰語啊！

跟着人口驟增的是住的恐慌，住旅館原是極不容易的，加以如今許多闊綽的旅客們「一擲千金」，更引誘了茶房們玩弄的「黑市」。最近市政當局設法了幾家特約公寓，這給公務員們以很大的便利，但使普通旅客們却又加上了困難。在起初，一些敵人佔領的房屋都被封定了，不是貼着「X X封」或「X X租用」的，便是有着武裝同志守衛的，似乎秩序井然，以後內地運來的人員住屋決不有問題，如今却不然，封條漸少了，武裝同志也多撤走了，可是許多人仍找不到屋住，就是有些老住在杭州的人也很

可能運房東的藉故遷出，五十萬人口的杭州的「住屋荒」似乎確很嚴重了。

內地歸還的人的驟然流動，終于擠成了物價的狂漲，勝利後兩月間，一般物價相差竟達五六倍，許多原有標價藉以吸引顧客的商店都收去標牌，拍賣場的吹打也停了聲，奸商市儈們已看穿了前後情形並沒兩樣，他們仍可以囤積居奇發他的財的。許多掙扎在饑餓線上的小民們生活愈感艱苦了，收買褲帶忍耐期待了八年，如今只覺着二個沉重的肩頭和一個疲乏的身體。

荒淫和奢華，這原是敵人毒化空氣下孕養成的卑劣現象，在艱苦抗戰八年光榮勝利後的今日似乎不應再有的事。然而却很奇怪，如今却在加速滋長，原在陷區的同胞似乎在向內地來的獻奇引騷，而內地來的也不惜財力的示威，大約已把四郊斷垣殘壁荒草燻爛模糊了；近日西風凜厲，報上「道上餓殍」的新聞已時時可見，而另一面和巨幅酒家食店廣告相比，也顯然太渺小了。不信，這是天堂。

南京 上官青

1
吉普卡在柏油路上急馳。

除了開車的是一位戴了帆船帽的盟軍外，其餘都是穿了五顏六色衣服的女人。

一個，兩個，三個……

她們有自以為嬌美的，過份傲作的姿態；

還有驕傲；

她們有……

聽不清的低語夾着笑聲，隨着吉普卡圍攔來，又隨着吉普卡招搖過去。

2

商場裏。

盟軍陪伴了年輕的女人在買東西。

——這絲襪多少錢一雙？

——三百元。

女人回過臉去望了望盟軍，他在笑着點頭，對她伸出兩個手指。

——買兩雙。

——是。

低低地：「可是你開帳要開六百塊一雙，停會我再來拿兩雙。」

店員做出會心的微笑。

帳單開好了，她身畔的盟軍接過去，毫不在乎的照付了錢。

兩個人走遠了。

3

進了餐廳剛坐下的盟軍台子邊

，一個僕歐痞皮笑臉的，對着他

知曉哩咕嚕的說些什麼。

並不多久，他的身畔多了一張椅子，椅子上坐的是妖媚的女人。

因為言語的不通，她把迷湯放在笑上面相照上面，朝對方送過去

音樂聲，把每個人都引誘進入了舞池。

他們一直不停地跳，跳……

她故意的捏緊了他的手，於是，他把她抱得更緊。

過份興奮中，他淘氣的，偷偷騰出一隻手，把口裏嚼得很久了

留蘭香糖拿出來，輕輕地粘住了她的秀髮上。

等待到她發覺，他於是帶着抱歉的神氣，在身上摸出了一張美金

，也許是一張關金，再貼在已經粘在髮上的留香糖上面。

他望着她微笑着。現在，她又笑起來了。

4

午夜。

夫子廟附近的一條小巷裏，冷冷靜靜地。

三四個用劣質化妝品堆滿在臉上的可憐蟲，抱着膀子，來往的徘徊在有涼意的秋風裏，等待她們的顧客。

黑巷盡頭，突地顯現了幾個晃動的影子。

用快速的脚步，大家同時搶上前去，她們準備迎接她們的財神爺

幌動的影子清楚了，是三個微醉的盟軍，迎上去的她們，更從心頭發出了甜笑。

她們中的一個，在搖燈下飛起

媚笑，嘴裏興奮的喊：

「蜜斯脫……」

縮在牆壁根的老鴉，此時也早閃了出來：「先生！姑娘頂好，一夜玩玩只要一塊錢。」

「頂好？」

盟軍中的一個，豎起了大姆指，和他的同伴相視着笑將起來。

突然。

他的同伴之一，搶前了幾步，一下子用手抱牢了離他最近的一個

，連連在她頰上狂吻。她發出格格格的浪笑。

5

暫時空氣中佈滿了歡樂的種子

太平路中央醫院的候診室中特別熱鬧。

極多的人羣裏，有半數以上是着了黃卡其制服。

白衣護士只顧用小鏟刀在不停的鏟着一個小瓶上半截，鏟斷以後

，在藥箱中取出滑過毒的針，把小瓶裏的液體吸進去，然後遞給忙得不可開交的醫生。

醫生差不多沒有一刻空閒，護士小姐送來的藥水針，從來沒有離過他的手，他只顧細心的把它們一

針針的，插進每個求診的高大勇士們的臂彎處。

醫藥品廚裏，一大堆同樣的小瓶，幾天來已經用得快光了，護士

小姐帶着厭恨的自語：

「六〇六又快用完了，怎麼會有這末多人生這種毛病。」

醫生微微的抬起頭，望了望他眼前的病人，嘴角上飛過去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

這些新插曲，正瘋狂的響在南

京的每個角落。

6

鎮江

茅之樓

鎮江，這個長江邊上的城市，

充滿了沉悶和乾燥。勝利來了，並沒有替它添上幾許興奮。走到馬路

上，坐着大人軍官們的汽車一駛過，滿天的灰沙，遮住你的眼睜不開

來。想學一個逃避世事的人一樣，我孤獨地漫無目的地步行到了江邊

。江水是混濁的，近岸的水面上浮着一些煤屑和停泊着的船上拋下

來的廢物，濛濛地波盪着。水鳥從灰茫茫的天空迅速地飛掠過，遠處

和天連成一片的水面上有一些撐着

白帆這的船隻在浮動。

岸上，是一塊空地，接着空地
邊緣的是一些低矮和大大小小不同
樣的面都是擺攤的茅草屋，左邊有
一角小空地上，團團地圍滿了人，
中央端坐着一個黃臉乾瘦的中年漢
子，手裏拉着胡琴，吱吱啞啞，一
面從兩片薄嘴唇裏唱出俚俗的小調
。他半閉着眼睛，頭微微向前昂伸着
，細瘦的頸子因為用力的原故，青
筋從皮裏突現出來，從那喉嚨裏面
發出的是一種緩慢的鼻音。每當有
色情的字眼從他嘴裏流出時，聽衆
便發出抑止不住的笑聲。

一座破草棚半掩的柴扉裏，忽
然衝出了一個哭着的十一二歲的男
孩子，膀臂上拐着成了黑色的壞竹
籃，赤着雙汚泥染的脚，一面大聲
哭喊，一面望江邊上奔跑着，肩上一
塊撕裂了的布塊，隨着在風裏飄
蕩，像一面小旗子在揮搖。一個中
年婦人從草棚內追出來，顯後的髮
髻，因為顫動得太利害，鬆散下來
，拖到肩背上。

她噙聲嘆着：
「死不掉的小鬼，你敢再逃，
看我把你碾得粉碎，你這要命的陵
——」她檢起地下一塊石頭就擲了
過去，看看距離太遠，丟不着那孩
子，這女人只有沒奈何地站着，
牙齒用力地咬着下嘴唇皮，喘息着
，瞪着兇暴的眼睛。

男孩子已經不哭泣了，加入到
一夥拾草檢煤渣的孩子們裏面。
他們都是一樣的饑餓瘦小得可

怕的孩子。

從這兒再向前走去，便是廢廢
續續來往着行人的碼頭。

搬運貨物的苦力在匆忙地走着
，賣豆腐于子賣花生的零食攤子依
牆排列着，做大餅的舖子都是用舊
布篷搭起來的，或者是下面用碎磚
堆疊，上面用鉛皮蓋成的歪歪斜斜
的東西。成羣的蒼蠅在大餅上面
，嗡嗡，擠着走來一個苦力抓起一
塊大餅，就塞進嘴巴。

在行人中間，常常可以發見穿
布軍服的日本兵，三三五五悠閒地
來去，他們屈服了，然而我却看見
比這更恥辱更使人驚詫的事。

一個放哨在碼頭上的中國兵，
當他看見有兩個日兵上尉從他面前
經過時，在一陣憂鬱的皮鞋聲裏，
竟然很自然地舉起手到帽沿下，
——向他們行了敬禮。

我直覺得有一股熱血在身體裏
面翻騰起來，偉大的中國人，和他
們偉大的奴性呵！

我想起了八年來屈辱的痛苦。
我厭惡那可怕的奴性。

人們還在飢餓寒冷裏掙扎，留
下了貧血的子孫，一代接着代地
。他們沒有「人」的生活，他們生
活的意義，就是拾取別人的渣滓。
祖國對於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

沉濁的江水在黃昏的夕陽下，
靜靜地掀着波浪，細碎的浪紋裏，
像刻着許許多多說不清的故事。它
想訴說，然而只能默默地嗚咽。

十一月十六日

嘉定 沙江

我們這個縣城在敵人不會投降
前，有敵軍一師團，分住在各處。
他們是在今年三四月裏從蘇北開來
的。軍中有車輛馬匹很多。自從敵
人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起初它們
沒有什麼動靜；直到九月底國軍開
來，它們方才慢吞吞地放下武器，
人數也逐漸少了。敵人的砲車，馬
匹等由第三方面軍軍品接收委員會
派人來接收。接收的情形，有些很
可以提出來談談。

敵人在本縣的馬匹共有二三千
隻，將要接收之前，敵人勾結了當
地的流氓，殺馬來賣馬肉的也有，
私自賣給人家的也有。但是要辦接
收，便把馬集中在一處。却發生了
一個問題，就是馬料的供給。於是
接收委員會覺得這批馬不容易接收
下來，一直拖着，敵兵也本來「死
人弗管」，那管死馬；因之餓死了
不少。等到十月底軍品接收委員會
主任張雪中氏來縣視察，這時候，
接收委員會大約不能不把這批馬匹
接收了；便匆匆忙忙的在張氏到縣
的前一天接收了下來。但是，問題
就來了，第一過去餓死了許多馬上
面當然要打官話來責備；第二、一
個實際的馬料（稱柴）問題放在眼
前。於是接收委員會方面便向縣政定
要稻柴一萬担，一二天內要送到的
。這件緊急公事在縣政府方面，歸
軍事科辦理。軍事科會同了民政科
，着各區公署分担，用了「最速件」

的公文送到各區公署去，也是限三
天內送到。區公署奉命之後，分派
給各鄉公所；鄉公所分派給各保，
保派甲，甲派戶，一律是「限一二
天內送到。」一二天是容易過去的
，因公文的一層層傳送，有些鄉保
裏恐怕連聽得也沒有曉得，那裏會
把稻柴解送到區，到縣呢。但是，一
大羣馬匹可是不能老是沒有馬料吃
；國軍方面便派員向縣政府交涉，
派來「馬料特使」聲勢洶洶，縣政
府辦事太慢，辦事不力……官話連
篇，聲言還要辦縣長哩。當然縣政
府裏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了。辦公
室裏全體人員都集中到這個「馬料」
問題上來。大家一談，原來國軍方
面要的一萬担稻柴（馬料），不是向
老百姓徵發的，是出錢買的。有的
說，出錢買就好辦了，只要政府籌
助國軍到四鄉去收買好啦；有的說
，買是買的，可是錢在那裏呢？若
要縣政府或區公署墊款，都是窮得
自己也過不過去，那裏來這許多錢
呢？有的說，現在叫各鄉長保長先
收齊了送來，慢慢發發錢，好是好
的，但是一則手續太煩，太慢；二
則過去給偽組織弄壞了，老百姓那
裏會相信拿了柴去會發錢的，當然
不肯爽快，格外慢；有的說，照這
樣的軍令緊急，縣政府要添設「馬
料科」或委派個「馬料專員」了。
結果國軍派來的「馬料特使」和縣
政府軍事科、民政科商定下午就召
集區長會議討論馬料問題。當然，這
這許多馬只有餓着肚子等首飾待這
個會議教馬命的辦法了。

需要時間

王根生

今天有



談活生

一位好心的先生到我們工廠裏來，說要叫我們到他們辦的補習夜校裏去讀書和學一點技術的

功課，不要學錢也不要書錢。大家聽了很高興，我們的管理員也勸我們去讀書，可是，仔細一想，這是白忙。我們從早上六點鐘做到夜裏六點鐘，一放工，人就倒下來，再要捧住書坐在課堂裏聽講，是不成的了。那末怎麼辦呢？管理員也想不出法子，那位先生也沒有法子，祇是着急，好心費力的辦了學堂，但是別人沒有法子來讀書。我們明白讀書一件好事情，但是我們那裏有空呢？於是，我們深切的感覺到需要時間。

農村遠景

華法

在店門口我聽見一個鄉下女人在咕嚕：「挑出來的東西賣不起銅錢，買回去的東西樣樣貴的。」這是什麼話，美棉，美麥，台灣米，還祇在報紙上說說的，沒有真個來，却已經聽見鄉下人在怨聲怨氣了

借房子

顧佩玉

「老板，老板！」

相活生



一個婦人匆匆地趕來，來不及跨進店堂間，就高聲的叫了起來。老板一見她連忙招呼，她坐落了位，照例倒了一杯茶，拿出一枝香煙來，遞給她，用洋火燃旺了，然後開始問：「阿進嫂，什麼事？」

「就是為那房子。」
「怎麼樣？」
「老板娘介紹來之後，我們講起房錢，我說三斗半米一月，她們說二斗，後來講定三斗米一月，不過，我說要一年一起付清的。昨天在吃晚飯時，她們把上海的東西從輪船上搬來了。付我念七萬塊錢，昨天的市面，九十萬一石，合三斗米，作一個月的房錢，你想，我要不要跳起來呢？我和她們爭了起來，她們說我當時沒有講出，一定不肯付。」
「這個難哉，大家聽不明白了！」
「不，好問老板娘」她做了一口烟：「我本想寫一張租契，但前天來尋你，老板娘說你已到青浦去了，昨天我又來，你又不在了。」
「是的，我到青浦去買米，青浦比這裏朱家角便宜點。」
「老板真是巴結人，情願辛辛苦苦自己到青浦去買。——假使她們不肯付清，我叫她們搬，如果不敢搬，那末我去叫外甥，就是黑衣服裏的李德林——」
這句話，像一個雷。」「做什麼？」老板給突然打擊了的跳了起來。
「叫他喊幾個弟兄來弄她們出去。」

「不要，不要。」老板的頭不住的搖擺：「事情不要化大。上次東盛米店裏不是麼？叫黑衣服來講開，結果二方都好麼？現在她們在那兒？」
「就在這隔壁，她們的親眷家。」她用手向西壁指了指。
「那你等一等，我去喊她們來，大家商量商量。」說定，老板匆匆地走了出去。沒有一會，老板回來了後面跟着一男一女，不消說，便是那借房子的上海人。
「好，現在大家都在這裏，你們說吧！」老板坐定了就說。
「阿姨，你那日並沒有說過要一年一起付清的呀。」上海女人很溫和的說。
「我是說的。」阿進嫂攪起了嘴。
「這樣，包龍圖也審不清的了。」那個男人皺緊了眉頭。
「我是在先說過的。」阿進嫂仍是簡簡單單地。
「我們上海人逃難，沒有辦法呵！人家做好事倘且有，阿姨，你馬虎點吧！」
「人家做好事，是有錢的哪！——或者，你們到別人家去借房子吧！」

我這手看見了明天農村的一幅
黯淡淒涼的圖畫。

不要打仗！

史鐵昌

詩人蘇菲斯最近做了一首反對內戰的詩：「命令你們停戰」。他的樣子嚴厲得很，雖然我們真個做了國家的主人了。但是我們真個做了國家的主人，也不會在盟國幫我們打倒了敵人之後，敵人還沒有全部繳械，盟國的軍隊還沒有回國，就做出這般窮凶極惡的自已人打起自已人的活把戲了。我們還不能夠忘記淪陷八年的痛苦，我們已經給戰爭弄得筋疲力盡了。不能再受磨折了，真有一會，方才可以把這條苦命換得下去。所以我們祇有這般可憐地，無力地要求各位大人先生：不要打仗喇！

如果，這真求也落空的時候，那末，我們不再開口了。我們也有法子來反對那些一定要我們的命的人。因為我們必須要活下去！即使迫着我們走向死路，也必須找出一條活路！

不能不管

一介

南京路上出現了一大隊的遊行隊伍，是男女青年大學生；他們要求讀書！

原來他們的學校，本來多是國立的，自從國軍西撤之後，敵偽的

「曉……」果住了。

「我！」老板剛說得一個字，突然被阿進樓的叫喊，給截住了。

「老板娘來了，問問老板娘，是不是我說要一年一起付清的？」

果然老板娘端了一脚盆已經洗清的衣服，走近來了。她放下脚盆，叫應了上海二個房客和阿進樓，也驚詫地說：

「什麼一年一起付清？我沒聽見，沒有聽見。」

「……」這回却使是阿進樓呆住了。

「從來也沒有這種規矩的，要一年一起付清的，我們又不曉得是住一個月呢二個月。」男的說話了，是反對，也是嘲笑。

「幸虧老板娘明白了。」上海女人面上露出了笑容。

「否則她要我們搬了，但要知道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須得賠償我們的一筆運轉費，損失費……」

男人的說話更強硬了，這都是靠了老板娘的一句話，連那女人也咕起來了。

「想發國難財了，正是……」還未說完，老板在旁，見照這樣的形勢發展下去又要不好的，趕緊把自己主張接湊上去：

「這位先生也不要什麼費，什

麼費了，總之，大事化小事，小事

要化無事，對嗎？現在我來說句話，阿進樓，你是鄉那，他們是上海

逃難人，我誰也不幫，誰也不欺，這樣吧，先叫她們付三個月房錢，

寫二張租契，各拿一張，三個月以後，也許要太平了呢，如果真太平了，那是大家都幸運，不必說，她們要回上海去的，如果不太平呢，

你不借，叫他們搬也可以，再下去借也可以，仍舊按月付房錢。」

「不，我要一年一起付清的。」她還堅持着，但沒有剛才那樣有力了。

「好了，阿進樓！」老板的臉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不聽，那我也不關，隨你們去鬧吧，鬧下去，你有利還是不利？」

「我們就聽老板的話。」二個

收成

士豪

人齊口同聲已經贊成了，但是阿進樓仍舊不響，大概也是表示答允了，只是不好意思啓口，所以老板就叫她們去寫租契，又說當面就付三個月房錢的米也好，照市結算錢也好，希望大家客客氣氣。她們遞出去了。店門口不知在什麼時候聚來的看客，這時也便噴着散去。老板這才鬆了一口氣，誓說以後不替閑事了。「不做中人不做保，一生一世不煩惱。」突然，老板娘望了望門口，走近老板，低低的說：

「你知道嗎？阿進樓預備收了一年的房錢，要在她門前的那塊場上搭房子，搭了房子想再借給上海的逃難人，再收一年的房錢呢！」

「哦！」這回打算，連捏算盤的老板也覺得茫然了。

X X X

星期六早晨，我把辦公室整理完畢，照例去址日歷，只見下面有一排小字，仔細一看，是「今日霜降」四字，我突然想到有二句俗話：「寒露無青稻，霜降一齊倒。」我家裏的稻，大概都已熟了。

飯後第一節課剛退，我踱出了教室門，突然間聽見有人喊，「張

士豪！張士豪！」我不知道是誰，急急地跑出去一看，是隣居阿毛，在直着嗓子喊：「士豪，你家要賣要你回去挑糶，她自己要娶天天替別人家收租，因為你結婚時借空人家的五十斤黃酒，沒有還清，她要拔債，沒有空做自家生活。他嚙了口唾沫，接下去說：「夜裏有人要

偷手伸進了上海，首先便把國立學校拿了去。於是，他們的學校，便變成「偽」字頭了。現在，抗戰勝利，政府到來，而這些學校却停辦了。近千個大學生，便變了「馬浪蕩」。他們急得遊行，呼口號：「我們要讀書！」也很難怪。

大學功課，都是專門學問，學生研究學問，總沒有「偽學問」吧，書要給他們讀，（如果有幹「偽事」的人，自然要拿辦。）我認爲：在政府正要努力做建國工作的時候，這事不能不管。

怎樣管？一句話：「給他們讀書！」

有沒有看見？

白道：「從前，爹娘不在身邊，吃點苦，還情願。以爲將來爹娘來了，終可以透口氣。」

於是，苦，熬；熬，苦……沒有話說。

而現在，親爺娘來了，我們要透口氣。想不到還要熬，還要苦，苦得較以前做「養媳婦」還要苦，熬得不能再熬了……

我的爺，你有沒有看見呀？我們是活不下去了，有沒有看見？我們要發瘋了，有沒有看見？我們要餓死吃掉了，有沒有看見？有沒有看見呀？

哩，我家東十畝在前天夜裏被絕子絕孫的偷去了一大半，我昨夜去看守了一夜，土豪，你的一點也在滑路口……」我不等他說完，心裏越聽越急，就說：「今天本是星期六，可以請假回家的，你去買了東西，我和你一同去罷。」

一會兒，阿毛買好東西來了，我早已準備齊全，二人就急急趕路，跑了一會兒，驀地對面來了穿黑衣服的三個警察，手中牽着兩個面黃肌瘦的犯人，布袋裏裝着稻穗，阿毛說：「這兩個人怕就是偷稻的，瞧樣兒，就知道是吃白粉的。」不一會，進了村莊，和阿毛分別了。

我匆匆地跑進自家門口，正巧他們都在吃晚飯，愛寶急忙替我盛了一黃沙碗的麥粥，噙着我說：「你吃呀。」我吃了兩碗粥，剛放去飯碗，爸爸從袋裏取出幾張租票，票上印着非常顯著的幾行大字，「限三天內完清，可打八折，如若逾期不折不扣，若再逾期，即換名戶。」爸爸道：「土豪，你這次回來，帶多少錢，每畝要完去三斗白米，」啊！爸爸！我本月的薪水，早已在上月借空，所以這次回來，一錢沒有。」爸爸一言不發，就氣吁吁的去睡了。

在夜半，大約在四更時候，突然門外有人喊着，「愛寶，愛寶！快起來快起來翻稻呀！」我問她：「你做了好幾天，究竟賺了多少錢？」她說：「收稻每工三萬，現在不付錢，要等到年底一起算清，或者等花價漲足時，才能到手。」

到了早晨，我的爸爸跑到我的房裏，要我想法一畝半租米，我只得匆匆地起了身，預備出去向朋友商量，可是，又怎樣說得定有把握呢？

護士生活 楊禮

說離了護士學校的生活，快要三年多了。自從我踏進了社會工作以來，使我所學到的及所見到的，的確不少。

自我進了X×醫院服務之後，起初在免費病房裏服務，每日替病人量寒熱、打針，常常有大開刀的病人，我們應該極細心的去護理他們，因爲他們的生命全在醫生和我們的手裏，如果我們稍不留心，便要使患者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我每天都是抱着一顆熱誠的心照顧他們。尤其是開刀後的病人，每天替他們掉換傷口，或是整理床鋪，使他們能有適當的安睡，盡量的替他們解除痛苦，結果大多數是全愈了而出院。我們的希望是使每一個呻吟病榻的人，走向健康強壯的大道上去，這樣我們能得到不少的快樂，忙碌的結果總是有價值的。

這樣我又經過了兩年的病房工作生活，後來我被調到開刀間，這裏的工作更比較來得沉重、複雜。每次有大開刀的時候，我們忙得手

腳不停，給病人輸血，注射生理食鹽水，包紮傷口等，如果是幫助醫生做助手的時候，還得嚴格的消毒手部及穿上消毒衣服，幫助醫生替病人紮血管、縫皮膚，有時腸胃開刀，或是一切大開刀，就得工作七小時方才完畢。假使是夏天，穿上那些厚重的消毒衣服，戴上手套，真是熱得汗如水流，我們差不多與病人受到同樣的痛苦，待等到手術完畢以後，感到異常的疲乏，或腹中飢餓得難受。這全是爲了病人而犧牲，手術後的用具，我們該嚴格洗滌和消毒。有時夜半送來了必須開刀的重病人，要由熟睡中起身，去替我們應做的工作，時間是沒有一定的。如果大開刀，全夜便不能睡，在嚴冬時也得由溫暖的被褥裏爬起來，受寒耐苦的去工作。

本來X×醫院是歸工部局管理的，後來由日本強暴的奪去，自勝利的消息傳來以後，我們的醫院也就改變了，由日本人的手中交還給中國人自己管理。這樣給辛苦了幾年的我們，終于帶來了一些曙光，雖然我們的工作依然和以前一樣繁忙，但是各方面設施已改良了許多，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快樂。

護士的生活是單調的，苦澀的，然而我們的工作却是神聖的，偉大的！我們的目的只有救人，使痛苦的人民解除一切的難受，使中國的人民，大家都能走向健康的道路上去！

文章怎樣寫成的 皇甫蔚敏

一 我們大家都一定看過書，讀過報的。

但是，有的書報大家要看，甚至搶着買來看，有的不要看，即使送給人家也不要看，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文章也有好壞。

那末怎樣的文章是好文章呢？

二 這裏，我們光要問：人爲什麼要寫文章，是爲着稿費嗎？是爲出風頭嗎？對的，有人爲了這，但剛在學寫的人，是不會爲了這些的。

我們想一想：當自己第一次想拿起筆來寫的時候，你有怎樣的感覺？你到底爲什麼悶悶地埋頭要寫呢？

不是心中燃燒着憎恨和憤怒嗎？

或是感到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愉快嗎？

一定是看到了一件或是親身遭遇到一件使你痛苦和悲哀的；要不然，一定是看到了或遇到了一件使你

興奮和憤慨的事。看不慣！受不了！太高興！太痛苦！

因此，你的肚子裏（腦海裏）滿裝了這樣的情緒，你一定要一吐爲快，再不，好像要悶死似的。

寫文章是有所有感而寫的！對！如其腦海裏「空空如也」也要像煞有介事的寫文章，這是不會有十分的成績的。

文章是生活中產生出來的！

三 文章是生活中產生出來的！無論天字第一號的大作家，他是決不能憑空寫一篇偉大的作品出來的。

但，一吐爲快的事是偶然的，不是一直發生着的，那末寫些什麼呢？就是說：用怎樣的題材來寫呢？

寫自己所熟悉的事——這些就是頂好的材料。

熟悉的事還嫌少嗎？你的鄰居受不了生活的壓迫，死了。你的學校內的教書匠不興，同學們要求換一個，鬧起來，給校裏開除了幾個學生……還有，總之，上海生活着的人每天每天在製造題材，使你寫也寫不完。

那麼，我們把它統統寫上去嗎

？不是的。

我是說：在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最好寫自己熟悉的事；因爲這裏的生活，環境、語言等都是我們頂明白，頂親切的。

不是每件故事我們都要寫出來的！

四 問題回到開頭：怎樣的文字才是好文章呢？

我們不是常常說：這篇文章有價值，那篇沒有價值，價值那裏來的？

主要的：是題材問題。題材的選擇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的別的問題，如作品的形式問題等等，這些以後再談）

不要拉在籃裏就是菜，也要揀一揀。

先想一想：這件故事講出來有人聽嗎？大多數人要聽呢？少數人要聽？

表現出這世界的光明的，我們寫。

表現出這世界的黑暗的，苦難的，我們寫。

對於人們生活上沒有關係而無關痛癢的，我們不高興浪費心力！從這樣而來的，才是好文章。

請做本刊的 特約通訊員

特約通訊員

- 一、我們要招請各地特約通訊員五十名。凡是學生，職員，工友，店員，教師，護士和其他對於寫作有興趣的人，都很歡迎。
- 二、特約通訊員每月至少須寫稿二篇；以通訊和特寫稿爲主，其他稿子也可以。
- 三、特約通訊員的稿子，文字寫得不好不要緊，只要有意思，我們總可以代爲修改登出。
- 四、特約通訊員訂閱本刊，照定價打對折。
- 五、特約通訊員的稿子不用時，我們負責修改退回。
- 六、我們可以代替特約通訊員義務函購各種書報雜誌文具，可以享受折扣優待。
- 七、特約通訊員的稿子登出後，照樣給稿費。
- 八、要做特約通訊員的，先請寫稿一篇寄給本刊，並且請寫明自己簡單的履歷：姓名、性別、年齡、職業、通訊處。等接到我們的通知後，就成爲本刊的特約通訊員。
- 九、特約通訊員徵求到十二月底爲止。外埠以郵局日截爲憑。名額滿了和時期過了都不再收。

問詢處

一、中國和美國那一國地方大？

世界上土地最大的是那一個國家？（王克公）

李文答：中國的土地要比美國大出約三分之一。如果殖民地不算，單算本國土地面積的話，那末世界上要以蘇聯的土地最大，她等於兩個中國或三個美國。世界上的殖民地要以英國為最多，和她本國的土地一共加起來，可以抵得上一個半蘇聯，然而她的本國土地却只及到蘇聯的七十份之一。

二、日本有多少大？有沒有省、縣？（范爾康）

李文答：日本在這次侵略戰爭中蝕了大本，本來它和它的殖民地一共有六十七萬五平方公里，現在因為朝鮮獨立了，台灣和澎湖被我國收回了，南庫頁島被蘇聯收回了，現在只剩了他本部的四個小島，三十八萬二平方公里，還不及我國的四川省大，只抵我國總面積的四十分之一。日本是不分「省」的，只有「縣」的劃分。

三、什麼叫做「復員」？

（陳沮）

劍求答：復員的反而不是動員，動員原來是指軍隊在打仗前的準備行動，但現在常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凡是戰鬥或者競爭的一切集團準備行動都叫做動員，復員正相反，就是把一切已經動員起來的東西，恢復到和平時的狀態。但是復員不是恢復到更好的和平狀態，而是恢復到老一套，所以有人喊出了：「復員不是復原的」口號。

四、什麼叫做報告文學？

（施陸英）

陳風答：報告文學是毫不隱瞞的把握現實生活，同時把它赤裸裸地報告出來的一種平民文學。近代報告文學的開山祖是美國的勞動作家賈克、倫敦。報告文學現在已經風行於全世界，這次大戰中的戰爭文學，也就是一種新型的報告文學。

五、報紙上常常有「北緯三十八度」「赤道」等名詞，是不是地方名字？

（烏竹昆）

向公答：地球好比是一個大西瓜，科學家為了便於決定方位，就把地球上劃了許多線，好把西瓜一

塊一塊地切下來，橫的線叫做「緯度」，縱的線叫做「經度」，橫線最當中的一圈叫做「赤道」，計算經度起點的一條縱線叫做「子午線」。赤道和子午線都是從零度算起的。赤道以南的線叫做南緯，以北的線叫做北緯；同樣，子午線以東的線叫做東經，以西的線叫做西經。經緯線劃定之後，要決定方位就便當得多了，如這一次紅軍和美軍在朝鮮接受日軍投降，就是拿「北緯卅八度」做分界線的。

六、報紙上所登的消息之前，總有「聯合社」「中央社」一類的字樣，到底是什么意思？（陶庸）

劍求答：報紙上所登的各種消息，不可能都由自己去採訪，有一種「通訊社」專門把電訊稿子供給報館，報館得到這種電訊稿子，就可以編印成報紙給大家看了。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通訊社，有的由國家辦理，有的官商合辦，有的完全由商辦。你所說的「聯合社」，就是美國商辦的通訊社，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訊社之一。其他還有美國商辦的合衆社，官辦的美國新聞處，英國有路透社，蘇聯有塔斯社，這些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通訊社，他

們在全世界各處都設立了分社，所以他們的消息很是靈通和快速。中央社是中國政府官辦的通訊社。此外上海還有一些小通訊社，如「大公社」等，他們專發地方新聞。

七、日本是歸美國人管的嗎？（方望平）

劍求答：到現在為止，日本是由美國人單獨管理着。本來聯合國共同委託美國在太平洋總司令麥克沃索元帥做接受日軍投降的代表，自從日軍完全繳械投降以後，日本一直被麥克沃索元帥單獨管理着。現在蘇聯正為要求共同管制日本，在和美國爭論着哩。

大江出版公司啟事

本公司現需招請會計兼事務員一位願就者請於三日內開具履歷函寄本公司合則函約面洽不合不覆

本刊為了便利讀者購閱起見，自本期起，特提前一天，每逢星期日出版。請大家注意！